

程家兄妹

· 永不毕业的少年

阿蛙·著

小文学

魅力悦读系列

003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程家兄妹

· 永不毕业的少年

阿蛙·著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程家兄妹. 永不毕业的少年 / 阿蛙著. —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4.8
(意林·小文学. 魅力悦读系列)

ISBN 978-7-5385-8583-4

I. ①程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0855号

程家兄妹·永不毕业的少年

CHENGJIA XIONGMEI·YONGBU BIYE DE SHAONIAN

出 版 人 刘 刚
顾 问 杜 务
总 策 划 安 雅 汤 曼
特约策划 师晓晖
责任编辑 吴 强 张 旭
图书统筹 糖豆豆
绘 图 长 乐
书籍装帧 胡静梅
美术编辑 李 月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151千字
印 张 7.125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市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编: 130021
电 话 0431-85678573

定 价 19.9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[目录]

CONTENTS

- 
- 第一章 万年复读帝 / 001
第二章 我的哥哥程静学 / 015
第三章 女“阎罗”驾到 / 031
第四章 完美转校生 / 053
第五章 卡卡南传说 / 067
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风波 / 087
第七章 初入凤栖中学 / 107
第八章 师者的决意 / 125
第九章 寻访雪山仙人 / 141
第十章 打神鞭的由来 / 157
第十一章 一个人的演出 / 175
第十二章 若为自由故 / 195
尾 声 修复时空的神器 / 211



第一章



万年复读帝



小学四年级的那年暑假，天气真热。窗外的知了不停地叫着，房间里老旧的台式风扇“吱呀吱呀”地转动。我坐在窗前的书桌旁，面前摊着我的数学作业。

隔壁房间的电视机里传来球赛的声音，每逢到了激烈处，我爸爸就会高声叫道：“好球！”等到球赛看完，爸爸从房间走出来，他的大腿已经被他自己拍肿了，上面有好多个手印，仿佛中了《神雕侠侣》中李莫愁的“五毒神掌”。

恍惚中，窗外知了的叫声似乎变成了“哧哧哧”的笑声，听起来怪怪的，有点儿像深秋的蟋蟀。

我爸诧异地问：“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你居然老老实实坐着写了半个小时的作业。”

我一个劲儿点头，模样乖巧地说：“哥哥叫程静学，我叫程静好，你们希望我们兄妹俩好好学习、安安静静，我一定不辜负老一辈的期望！”

说到哥哥，爸爸的脸色变得不太好，他伤感地叹道：“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是不是还活着。”

我的哥哥程静学，在我出生前的某个夏天神秘失踪。所有人满世界地找他，但至今无果，他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。

几家欢喜几家愁，话说回来，如果不是他不在了，我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——我家家境普通，爸妈才没有闲心和闲钱养两个孩子呢。所以，他的失踪让我的父母伤心绝望，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万幸。



等爸爸出去了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我讨厌学习，刚才只是装作写作业的样子，偷听隔壁哥哥和他家人吵架，并从中学习和父母对抗的经验。

二十岁的邻家哥哥情绪激动，声音高亢：“不行，我就是要复读，非清华大学不去！”

邻家阿姨叹气：“你考上的是北大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都已经复读三年了！”

邻家哥哥暴怒道：“三年又怎么了？你们没见过真正的‘复读帝’呢，人家小学六年级就可以读十几年，到现在还没毕业！”

邻家阿姨也出离愤怒了：“别骗人了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！”

接下来，我就听到玻璃器皿摔碎在地上的清脆响声，我知道，以邻家哥哥的刚烈，他还会在一地玻璃碴的地上打滚，不做七百二十度的翻滚不罢休。

果然，我听到了邻居阿姨的尖叫声，仿佛火车的鸣笛。

邻家哥哥并没有撒谎。他口中那个万年不毕业的“复读帝”，就是我在小学的少年司马越，他已经读了十二个六年级。

也许叫司马越青年更合适，因为他已经二十四岁了，个子挺拔，十多年来一直是学校里最高的人，此纪录至今未被打破。上课的时候，有人抱怨：“司马越，你把黑板挡住了！”夏天的时候，有人不满：“司马越，你把冷气挡住了！”考试的时候，有人嘀咕：“司马越，你把前排的答案挡住了！”

司马越穿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加大版校服，背后写着“小



江湖一小”，背着印有校徽的书包，样子看起来很滑稽，有一种不协调感。

当司马越代表学校参加儿童围棋大赛、儿童书法大赛、儿童运动会的时候，评委们看着领奖台上的他都目瞪口呆。后来国家特意在这些比赛后增设一条：参赛者年龄限制在十二岁以下。能让国家特意为自己颁布一条法令，真是太酷了！

同时，司马越也让很多男生羡慕，因为他是我校唯一可以合法拥有女朋友的小学生，其实如果他有了房子和车子，连结婚的资格都具备了。

在学校里，我曾听到六年级学生嫉妒的声音：“听说他不会做应用题，所以才一直留级，没有毕业。”

真的是因为成绩太差吗？好几次我都发现司马越在学校的竹林里静静地看书，有时候是全英文版的《The Great Gatsby（了不起的盖茨比）》，有时候是《量子学物理》《时间简史》，非常深奥。

司马越的父母曾大闹学校，干扰了正常的课堂秩序，临走前气呼呼地甩下一句话——“等你结婚，继续和你儿子一起念小学吧！”

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在坚持别人无法理解的事，就像邻家哥哥，就像司马越。我一直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理由，让司马越一直不毕业呢？



十岁前，我在乡下读书。因为父母一直对找到哥哥抱着希





望，在他失踪十多年后继续寻找，发传单、发微博、登报纸。可是天晓得他现在长什么样子，也许挺拔帅气，也许塌鼻子小眼睛，命衰点有可能已经变成了一具骷髅，静静地躺在某个池塘底下，等待被发现。

十岁那年，我回到父母身边，转学到这所小学。我感到处处不适应。这里的同学都讲普通话，只有我满口方言，被语文老师朱碧云嘲笑：“程静好，校长家的鹦鹉都比你普通话说得好！”

全班同学哄堂大笑，他们都看不起来自乡下的我。

我的自尊心不太受得了，内心非常厌恶她，以及校长家那只素未谋面的鹦鹉。

在哄笑声中，我无比怀念乡下的日子。那时候我多么幸福啊！在家里，我被爷爷奶奶伺候得像个小公主，不用做任何家务，还待遇优厚。不仅爷爷奶奶宠溺我，连乡下的动物都疼我。我刚到乡下时，邻居家的一只鸭子就一扭一扭地走到我家门口，默默地在门边下了个蛋给我吃。这只鸭子的慷慨持续了一星期，邻居老太为此和我奶奶大吵一架，认为我奶奶采取了某种卑鄙的手段，将她家的鸭子骗去下蛋。哼，谁稀罕这些蛋呀，我只是觉得这是鸭子的一片心意，拒绝了多不好。

在乡下，我受了委屈，连一只狗都会来安慰我，可是到了城里的学校，这种待遇就没了。你哭，别人只会更加嘲笑你。面对伤害你的世界，你不能让任何人看到你的泪水。

可是，新同学笑我口齿不清，这真不是我的错啊！由于生活在乡下，抚养我的是只会讲当地乡土语言的爷爷奶奶，所以我的普通话非常蹩脚。听奶奶说，我初学说话很慢，但会学动

物叫，且惟妙惟肖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家是动物园呢。

新学校里有一座三角形的园子，里面种了很多竹子。被排挤的我喜欢独自待在这里，发泄自己的恨意。

旁边有一棵刚长出来的竹笋，看起来肥胖白嫩。我蹲下去，拔出小刀，在竹笋上刻下这样的话：“朱碧云，你永远都嫁不出去！”

写完后，我顿时心情舒畅，便两手张开，做喇叭状，大声喊了一遍。没想到声音太大，激起回声阵阵，在校园里飘荡开去，我赶紧溜走了。

根据墨菲定律，事情往往朝着你最担心的方向发展。

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，三角园的竹林里又发生了怪事，我也装作不明真相的群众前去围观。竹林前围了一大群人，里三层外三层的。

昨天才不到40厘米高、只有大拇指粗细的竹笋，今天却如同喝了催长剂一般，长成了十几米高，比我的胳膊还要粗的竹子。昨天我刻上的像蚊子腿一样纤细的字，今天却突然像大蚯蚓那么粗，如同武侠小说中的高手相互留言一样，用内力刻在上头，非常醒目。

围观的人指指点点，我明知故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这就是神谕啊！”本班一名男生一副崇拜的样子说，“这句话，就是对她未来的人生预告。”

这时，气急败坏的校长和浑身颤抖的朱碧云走了过来，一看到那行字，朱老师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此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当她嘲笑我那蹩脚的普通话的时候，当她让迟到的学生扫一学期厕所的时候，难道从来没想到



过，自己也会有被伤害的一天吗？

朱老师眼睛红红的，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镰刀，在刻着自己名字的竹子上使劲刮。可怜的竹子掉了一层绿色的皮。校长大声咆哮：“这到底是谁干的？”

四下安静，没有人发出声音。

“你得罪过谁？”校长问朱老师。

朱老师心算了一下，茫然地摇摇头：“太多了，记不清。”

校长怒容满面地说：“如果找不到人，就把这片竹林给砍了。”校长一直打心里厌恶这片竹林，这里总是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事件。

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人在盯着我，一转身，便看到那个站在三层围观者之外就能看到全局的高个子，正是司马越。别人都在看竹子，他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我做贼心虚地问：“你看我干吗？”

他笑着问：“小丫头，你知道这种竹子叫什么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只有竹子的爹妈知道它叫啥。

“它叫月月竹，下雨之后，就会长得很高很大，一个月就能长十几米。”果然，十二个六年级不是白读的，司马越懂的真多。

可是……昨天晚上没有下雨啊！

司马越笑了笑，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没有雨水，还有别的东西来滋润它啊！”

过了两天，校长尚未破案成功，我已经快忘了此事。班上有个叫苏雪的同学，从家里带了一只兔子，雪白柔软，很可爱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抱它。沾兔子的光，苏雪成了班上最受

欢迎的人。

上课的时候，趁老师不注意，兔子从最后一排传过来，像击鼓传花一样，每人只能抱八秒钟，只能摸三下，然后再恋恋不舍地递给前排的人。到了下课时间，我们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兔子的丫鬟，伺候它吃这个吃那个，玩这个玩那个，给它打扫粪便也很开心。

我们常在三角园玩，园里有几棵非常古老的大树，树的下部都腐烂了，成了空心的，可是树依然苍翠，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给它输送能量。

在大树下玩的时候，我摸着兔子，把它的耳朵打成一个蝴蝶结，兔子不堪羞辱，愤然跳进树洞“自杀”了。

树洞有三四米深，黑黝黝的，如果掉下去的是只猴子或袋鼠，还能指望它爬出来。

同学们都围着树洞惊慌失措，还有女生抽泣起来。

其实心里最害怕的人是我，兔子是从我手里跳下去的，我好不容易融入这个集体，兔宝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大家一定会埋怨我的。

我开动脑筋，想起课本上有一篇叫《皮球浮上来了》的文章，这是一个密封的树洞，只要在里面灌满水，皮球自然就会浮上来。

大家都觉得是个好办法，于是我们从老师宿舍偷来朱碧云的洗脚盆、洗衣桶，大家争先恐后去打水，过了十分钟，兔子果然浮上来了。只是，它已经没有呼吸了。

我搂着湿漉漉的死兔子，哭得无比伤心。我将失去这里所有的朋友。同学们都跪在兔子的尸体前默哀，苏雪提议把我也



推下树洞，给兔子报仇。这个意见居然全体通过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眼泪落在兔子的尸体上，兔子忽然动了动三瓣嘴，睁开眼睛，扑进了它苏雪妈咪的怀抱。

我舒了一口气，它活了，我也不用死了。

不过，已经没了呼吸的兔子，怎么可能又活过来？这个园子里，究竟有一种怎样的神秘力量？

3

我没想到，司马越会主动约我去竹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年他会继续留级，和我同班。我猜，同是班级被排挤的人，他一定是来拉交情的，以后两个孤单的人可以做个伴。

他带来了一本相册，我翻开看，好家伙，十几张小学毕业照，每张照片上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脑袋，唯一不变的是司马越。他从一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，变成青涩挺拔的少年，再变成玉树临风的青年。

“你的人脉真广，以后全省所有人都是你的同学。莫愁小学不毕业，天下无人不识君。”我有些羡慕。

他揉了揉我的头，笑了笑：“只有你这个丫头嘴甜安慰我，我最初的那帮同学，研究生都要毕业了。不过，我也不会落后于他们。”

我知道，他虽然身在小学，却已经自修了中学、大学、研究生课程。

他递给我一张照片，问：“仔细看看，这里有你认识的人吗？”



那张照片我家里也有，照片上的司马越还是个小萝卜头，和一群同龄的孩子老老实实在地坐在第一排。倒数第二排中间的那个男孩，就是我失踪十二年的哥哥程静学。

虽然我们兄妹俩从未谋面，但血浓于水。三维世界中的我，看着二维照片中哥哥眉眼间的笑，心中涌起一股热流：哥哥，你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我吗？

“既然你是静学的妹妹，我想，这就是原因了。”司马越收起相册，说，“你知道竹子为什么一夜之间长得那么高大吗？你知道死了的兔子为什么会复活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内心充满疑惑。

司马越告诉我，十二年前，程静学捡到一只“怪物”，那是一只身上散发着紫色火焰的猫科动物，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，上书“麒麟猫，猫中之神”七个字。这只小兽向程静学伸出爪子，表示认可他做它的仆人。

程静学仔细看着它，嘀咕道：“这哪像猫啊，分明是只臭鼬！”

这只小兽性格倔强，见程静学瞧不起它，便跳到被栅栏围着的一段铁轨上以证清白。这时，一列绿皮火车“哐嚓嚓、哐嚓嚓”开过，卷起滚滚尘烟。火车过去后，程静学慌了，跳下轨道，抱着血泊中的麒麟猫哀求：“我信了我信了，你赶紧活过来吧！”

麒麟猫艰难地翻着白眼，程静学看懂了它的眼神：“猫有九命……幸亏这列火车只有八节车厢……不然，本猫大人性命休矣……”

这猫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过马路。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





辆，让曾经历过“八连环轧”的麒麟猫心有余悸，好几次它都吓得站不稳。程静学好几次哭着把它从车底下救出来，发现它还没死，便骂它：“老实给我待在学校里，哪儿都不许去！”

麒麟猫凝重地点点头，答应了。但猫科动物性情狡诈，它们的允诺不可信。

麒麟猫性情贪玩，好几次出去和狗打架，都被程静学抓个正着。他看着它身上的伤痕，指着猫鼻子发狠说：“你眼里还有我吗？从今以后，你要是再离开学校，我就不要你了！”

麒麟猫郁闷地“喵”了一声，极不情愿地答应了。

程静学和我一样，辜负了前辈所寄予的厚望。他讨厌学习，只爱看各种探险小说。到了考试前，只能抱佛脚，或者说，抱猫爪。这只自诩为神的麒麟猫，给他偷来了试卷，使他免受爸爸的一顿打。

那时，每次轮到程静学打扫卫生，麒麟猫就上蹿下跳，刮起一阵带着猫毛的“妖风”，将垃圾全部扑棱到隔壁班的清洁区。隔壁班的女班长吼叫着冲过来，和程静学打成一团。那个剽悍的女生，至今依然威风凛凛，她就是我现在班主任朱碧云。如果让她知道我是程静学的妹妹，恐怕我更没好果子吃了。

.....

这是我头一次知道我哥哥这么多的事情，原来他活得这么自由嚣张又快乐，让我嫉妒不已。他不仅有神兽保驾护航，还有个至交司马越。他们一起踢球，一起罚站，一起扫地，一起看偷来的试卷。尽管司马越没见过传说中的凶恶小猫，但他是唯一知道麒麟猫存在的人。

有一天，街上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，伤亡惨重。起因是麒

麒麟猫耐不住性子，追着一条狗玩，那条狗跑出校门，麒麟猫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。在马路对面，程静学和司马越正在买冰棍，一抬头，发现了麒麟猫！程静学愤怒地过马路，想要教训这只不守信用的猫，结果车祸发生了。

那天，麒麟猫在车底下出入，像一道紫色的闪电，迅若疾风。它亲眼看见程静学被卷入车底。为了救他，它终于克服了害怕汽车的毛病，频繁出入，叨出伤者，自己被撞了几个连环翻滚。等伤者全部被救出，人群中却没有程静学。

程静学莫名失踪，父母、老师、同学，麒麟猫和司马越，都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程静学失踪后，麒麟猫就像发疯了一般，它以为他生气了，再也不理它了。从那以后，它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，一等就是十二年。可是那个叫程静学的少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麒麟猫知道，自己被抛弃了。它在学校的竹林中奔跑哭号，身上带着火光，点燃了干枯的竹叶，酿造了几场火灾，还差点儿烧掉学校的图书馆。但谁也看不到这火焰背后伤心的泪水。

我哥哥曾说过，假如有一天他离开这里去航海，或者去寻找宝藏，希望司马越帮他善后。从小到大，他犯下无数错误，帮他处理的总是这个好朋友。现在，他留下了这只性情不稳定的非人间生物。

司马越是个遵守承诺的人，他留在这里，抚慰这只猫灵，一留就是十二年。

因为我是程静学的妹妹，身上有着和哥哥相似的气味，麒麟猫以为我哥哥终于回来看它了。所以，它在那棵月月竹上尿了一泡尿，助它生长，又救了那只倒霉的兔子，帮我摆脱险境。





司马越打了个响指，竹林中刮起炙热的风，我知道有某种东西靠近了，虽然我看不到它。

司马越说它是一只猫。准确地说，它“曾经”是一只猫。在我哥哥失踪后，它不吃不喝，没过多久，它的肉体衰竭，但灵魂一直等在这里，等着我哥哥再次出现。

“你是静学的妹妹，或许你能安慰它。”司马越说，眼神中写满了请求和疲惫，“因为心中有遗憾，所以它一直不肯走。”
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春去春来，花开花谢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毕业了。当所有人都在向前走，留给你的只是他们的背影，你心中不孤单吗？你和那只可怜的猫一样，只能像一株没有脚的植物，坚定地留在原地，等待我哥哥回来。

可是我哥哥会回来吗？

司马越继续说：“这里是我的母校，有我最珍爱的童年时光，我和静学在这里认识，在这里读书。那些和静学在一起的时光，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。学校中的一花一草，一石一木，都是美好的回忆。我不能将它们抛弃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很震撼。在我们这个年岁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因为各种原因讨厌学校，可是，这里却是司马越一直守护的乐园。

这是与我哥哥有关的最后的记忆。司马越既害怕那只猫破坏学校，又害怕它被别人伤害。所以，他选择留下，以守护者的姿态，张开双臂。